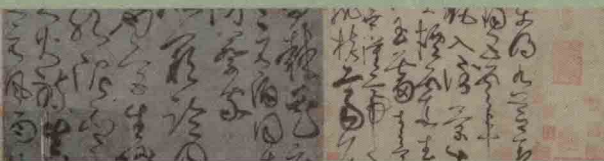


汉魏六朝乐府诗

王运熙
王国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汉魏六朝乐府诗

王运熙
王国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乐府诗 / 王运熙, 王国安著.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25-5825-4

I. ①汉…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乐府诗—文学研究—中国—两汉时代②乐府诗—文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2102号

责任编辑 方晓燕
装帧设计 田松青
版面制作 周爱明
技术编辑 王建中

汉魏六朝乐府诗

王运熙 王国安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发行经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印刷 浙江临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00,000

印数 1-5,300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825-4/I·2303

定价 15.00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初创于上世纪60年代初。陆续出版后，反响强烈，广受欢迎，多次重版。可是，好景不长，十年内乱，丛书只出版了十余种就被迫停顿。直至“噩梦”过后，出版业迎来了新生和繁荣，丛书也再次列入我社重点项目。期间，全国各地名家教授鼎力相助，或献谋献策，或主动承担撰稿任务，“大家作小书”，切实保证了整套丛书的质量。可以说，丛书的“涅槃重生”倾注了一代学者与出版人历劫不渝的社会责任感与学术坚守。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丛书先后出版达80种，好评如潮，远播海外，与其姐妹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又80种，共同被称为“哺育了一代青年古典文学爱好者的乳汁”，至今仍为古典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有志于高考读研的学子们案头所常备；也因此，函询电访，希望再版者，更络绎不绝。

一套丛书能历久不衰，必有诸多因素，而关键在

于其设计特色与内在质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知识涵盖面广，它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诗词曲文常识”、“文学体裁概述”、“文学总集和类书简介”。前二类为经，后三类为纬。经纬交织，既纵向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轨迹，凸现了她的重点部分，更横向拓展了常规文学史著作所难以涵盖，而为治文学者必备的相关知识，如格调声律、文体特点、编辑与接受的关系等等。这在当时无疑是对数十年来重道轻文倾向的一种反拨，而成为新时期文学史研究各种向度开拓的助力。丛书写法则有异于论著，力求内容充实，知识含金量高；持论正确，而又深入浅出；文风清通扼要，有似娓娓而谈。所引文献资料，凡难解的字词句，均作注释或今译。同时编校精到，装帧雅致，便携宜藏。这些应当是丛书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前，国学基本知识越来越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之必需，为此本社决定将这套在读者心目中深深扎根的丛书再次重版，并作了部分文字修订且重新包装，让其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为普及、传承传统文化继续发挥作用。各书中有些内容明显带有当时的局限性，为存原貌，一并保留，作为一种历史的印记，或许可以引发读者更多的研读兴趣。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乐府诗概述	1
一、乐府的建立和乐府诗的兴起	1
二、乐府诗的范围和分类	5
三、乐府诗的特点	8
四、乐府诗的发展	16
五、乐府诗的編集	22
第二章 两汉、魏、西晋乐府诗	26
一、汉代贵族的郊庙、鼓吹曲辞	26
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俗曲歌辞	31
三、杰出的叙事长篇《孔雀东南飞》	51
四、魏晋文人乐府诗的繁荣	64
(1) “依前曲改作新歌”——曹操和曹丕的乐府诗	66
(2) “乐府之变”——曹植的乐府诗	79
(3) 曹魏其他文人的乐府诗	87
(4) 西晋文人的乐府诗	93
第三章 东晋南北朝乐府诗	104
一、清丽委婉的吴声西曲歌辞	104
二、质朴刚健的鼓角横吹曲辞	120

- 三、一曲女性英雄的赞歌《木兰诗》 132
- 四、鲍照对乐府诗的贡献 137
- 第四章 乐府诗的地位和影响 146
 - 一、绍继《风》、《雅》，发扬现实主义传统 146
 - 二、创新体裁，推动诗歌形式的进步 149
 - 三、沾溉诗坛，丰富历代作家的创作 152

第一章 乐府诗概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我国诗歌发展长河中焕发异彩的是乐府诗。乐府诗起源于汉代，主要盛行于汉魏六朝，它突出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诗歌成就。其中的民间歌辞，即通常所说的乐府民歌，更是乐府诗中的精华，显示出历史上劳动人民无比丰富的创造力，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可宝贵的诗歌遗产之一。

一、乐府的建立和乐府诗的兴起

乐府诗，人们又常简称为乐府，但最初却是两个既互相关联又各不相同的概念。乐府是封建朝廷的音乐官署；乐府诗，汉代叫“歌诗”，原是指由乐府采集并演唱的歌曲。因两者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1]了。

[1]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

由朝廷设立专门的音乐机关管理乐曲，这在汉代以前已经开始。周代的太司乐，秦代的太乐令、太乐丞，都是专职的司乐官员，负责管理朝廷郊庙朝宴的乐章。西周春秋时代的《诗》三百零五篇，就是经官方之手整理的古代乐歌。古代诗、乐不分，乐须配诗，诗必合乐，即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1]。因此，如仅从合乐可歌的角度看，乐府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远。但这些古代乐歌，在音乐系统上属于先秦雅乐，同汉代新兴音乐有别，相应管理它们的机关的性质也不同于乐府，所以，它们还不是文学史上的乐府诗。

乐府诗是随着汉武帝时代乐府署的建立而兴起的。作为音乐机关，乐府一名的出现还要早一些。一九七七年在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代编钟即铸有秦篆“乐府”两字，可惜没有留下有关秦乐府的任何史料，因而也无法推究它的实际情况。汉初有无乐府，一向为学者所聚讼；但即使有，规模也比较小，其职责仅是演奏一些汉代贵族制撰的乐歌，与民间俗曲还没有联系，很可能即隶属于掌管先秦雅乐的太乐署。而武帝创立的乐府则与此有很大不同，据《汉书·礼乐志》记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

[1]《尚书·舜典》。

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又据《汉书·艺文志》：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风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从《汉书》的记载看来，乐府是在统治者“定郊祀之礼”的背景下建立的，它的具体职掌是：管理秦汉以来日益流行的新兴俗乐；为贵族、文人的诗歌配乐演唱；派专人从全国各地广泛搜集民歌俗曲；大量培养能演奏、演唱各地俗曲的人才。在这些职责中，最有意义的是广泛搜集民歌。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很广，《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赵（山西）、代（河北）、秦（陕西）、楚（湖北、湖南），还只是举其要，从《艺文志》所载篇目看，实际上当时采诗地区几乎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由于各地民歌被大量采入乐府，于是以民歌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文学史上便崭露头角，显示出夺目的光彩。

乐府的建立和乐府诗的兴起，都不是偶然的，与当时音乐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顺应了音乐变迁的趋势。西汉是古代音乐的一个激变时期。盛极一时的先秦雅乐早已走了下坡路，至汉代更加衰落不

振，连世代供职于太乐署的专门乐家，也“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1]，失去了当年吸引人们的艺术魅力。与此相反，新兴的俗乐俚曲，尤其是以丝竹为乐器，凄清哀怨、新鲜活泼的清商乐却犹如春云乍展，方兴未艾。同时，由于西汉王朝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异域音乐也陆续输入，同内地音乐相互影响，相得益彰。这些新兴乐曲，声调与先秦雅乐有异，所用乐器也大不相同，曲调繁复曲折，新奇悦耳，本来主要流行于民间，乐府建立后迅速进入宫廷，很快形成“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2]的局面。配合这些俗乐的歌辞，正是凭藉了音乐的强大声势而得到广泛的流传和发展。所以，说乐府诗是古代音乐繁荣变化的产物，是并不过分的。

汉武帝“立乐府而采风谣”，固然是出于追求享乐的需要，他“观风俗，知厚薄”的目的，也是为了掌握民隐、巩固统治。但此举却在客观上适应了俗乐发达的现状，使分散的民歌得以集中保存，并为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后世的历代王朝在其影响下，也大都设置类似的音乐机关，使乐府诗得以持续不断的发展。

[1] 《汉书·礼乐志》。

[2] 《汉书·礼乐志》。掖庭：皇帝后宫嫔妃居住之处。掖庭才人：即指善于歌舞的嫔妃宫女。上林乐府：当时乐府设立在上林苑，所以这样说。郑声：统治阶级对俗乐的贬称。

二、乐府诗的范围和分类

乐府诗原是经乐府采摭并演唱的歌曲，但从魏晋起，部分乐府诗开始脱离音乐而书面化，演变为案头吟赏的诗体；人们又常常利用乐府旧题进行创作，但并不一定配乐歌唱，甚至更有自创新题而不被管弦的。这样，乐府诗的范围就较原来大为扩大了。冯班《钝吟杂录》说：“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杜陵^[1]之新题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矣。”然而冯氏所列，略嫌琐屑，这里我们把它归纳为两大类四小类，并列表以清眉目：

乐府诗	乐府采摭演唱的歌曲	贵族、文人歌辞
		民间歌辞
	文人用乐府诗体进行的创作	旧题乐府诗
		新题乐府诗

至于后世的词、曲，由于也按谱歌唱，人们也有称它们为乐府的。如宋贺铸词名《东山乐府》，苏轼词名《东坡乐府》，元马致远曲名《东篱乐府》；张炎撰词学专著也名《乐府指迷》。但这和汉魏以来的乐府诗仅名称相同，体制实殊，不应该把它们混为一谈。

[1] 杜陵：指杜甫。他曾寓居杜陵，并有“杜陵野老人更媿”诗句，故称。唐代诗人中他是最早较多地写新题乐府的作家。

对乐府诗的分类，以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最为完备。前此的分类，不是失之粗糙，就是过于繁琐。如最早的东汉明帝时代对乐府诗的四品分类是：

- (1) 大予乐 郊庙上陵食举所用
- (2) 周雅颂乐 辟飨社稷飨食所用
- (3) 黄门鼓吹乐 天子享宴群臣所用
- (4) 短箫饶歌 军中所用

第三品黄门鼓吹乐，是汉代最有价值的相和歌和杂舞曲。短箫饶歌即鼓吹曲。这样分类，自然过于简陋。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分为八类，尚不完备。宋郑樵《通志·乐略》分五十三类，纵以时分，横以类别，又太琐碎。《乐府诗集》则据来源和用途的不同，分为十二类，现将各类内容撮要介绍如下：

(1) 郊庙歌辞 祭祀用的歌辞。分用于祭祀天地神祇的郊乐和祭祀祖先宗庙的庙乐两种。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都属于此类。

(2) 燕射歌辞 朝廷享宴用的歌辞。有“亲四方之宾”的天子燕飨之乐，“亲故旧朋友”的大射辟雍之乐和“亲宗族兄弟”的天子饮食之乐。

(3) 鼓吹曲辞 原是军乐的歌辞。后常用于朝会、道路等，用箫笛鼓钲等器乐合奏。汉《饶歌》十八曲即属于此类。

(4) 横吹曲辞 军乐的歌辞。以鼓角为乐器，马上吹奏，梁鼓角横吹曲即属此类。

(5) 相和歌辞 原是汉代街陌谣讴，后由乐府采摭，成为汉代俗乐的主要部分，魏晋文人乐府诗大都用此类旧题。

(6) 清商曲辞 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的清商新声歌辞。江南吴声、荆楚西曲即属此类。同相和歌一样，颇多民间歌辞。

(7) 舞曲歌辞 配合舞曲的歌辞。有雅舞曲和杂舞曲两类：雅舞用于郊庙朝飨，杂舞大都起于民间，传入宫廷后，用于宴会。

(8) 琴曲歌辞 配合琴曲的歌辞。

(9) 杂曲歌辞 上述诸曲外，未被乐府采摭或后世不详其声调、不能明确其归属的歌辞。其中也有不少民间歌辞。

(10) 近代曲辞 隋唐时代的杂曲歌辞。

(11) 杂歌谣辞 历代歌谣、谣谚、谚语等。^[1]

(12) 新乐府辞 唐代诗人的新题乐府诗。

郭氏《乐府诗集》征引浩博，援据精审，所分十二类，详明而不繁琐，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乐府诗的全貌。因而后世编录乐府诗集，分类名目虽有变动，而大抵不出此书范围。郊庙、燕射、鼓吹三类中，只有汉代歌辞较有新意，其余大都是缺乏文学价值的庙堂颂歌。专为贵族享宴所制所用的舞曲歌辞，可取者也少。琴曲所收古代琴歌，多后世赝作。近代曲辞

[1] 此类实际上不属于乐府诗，然乐府本多出自歌谣，往往有足相印证处，故郭氏连类及之，加以采录。

已属燕乐系统，新乐府辞是唐代撰制。因此，汉魏六朝比较有价值的乐府诗，几乎荟聚于相和歌、杂曲歌和清商曲辞三类中；加上汉代的郊祀、饶歌和梁鼓角横吹曲，可谓尽于此矣。通常所说的乐府诗主要也是指这部分作品。

三、乐府诗的特点

乐府诗有没有自己的特点？这在古代诗论家中有不同的看法^[1]。但作为一种诗体，它确实具有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这里试从四个方面作些说明。

(1) 诗题

乐府诗题同一般诗歌题目有不同，它原先不仅是歌辞的题目，还兼指歌辞的声谱，是一首有声有辞的歌曲的曲名，有些类似后来的词牌名。因此，乐府诗的题目，明显地带有音乐性的标识。郭茂倩说：

“汉魏之世，歌咏杂兴，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至其协声律，播金石，而总谓之曲。”^[2]

“总谓之曲”的这些诗的题目，具有乐曲的性质是很清楚的。歌、曲、咏、吟、谣等名，自不待解释；行，本

[1] 如冯班《钝吟杂录》就说：“伶工所奏者，乐也；诗人所造者，诗也。诗乃乐之词耳，本无定体，今人又不解，往往求诗与乐府之别。”

[2] 《乐府诗集》卷六十一。

谓乐曲进行，后又指乐曲遍数；引，有序奏之意；叹，为继声唱和——都同乐曲有关。当然，乐府诗题绝不止上述诸名，吴纳《文章明辨》更列举常用的有十二名，偶见的七名。这些篇名，其含义虽或隐或现，但都可看出它们的音乐性。虽然后世声谱佚失，乐府诗渐渐脱离音乐而成为案头文学，但命题传统，却一仍其旧，被继承了下来。

乐府诗题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它的不少诗题又是从旧题中孳生出来的。如《薤露》本汉旧曲，曹操《薤露行》首句是“惟汉二十世”，曹植即以“惟汉行”为题代《薤露行》；汉《陌上桑》首句为“日出东南隅”，陆机即以“日出东南隅行”为题；陆机《从军行》首句为“苦哉边远人”，鲍溶也即以此为题。诸如此类，不胜列举。乐府命题上的这些特点，使我们比较容易识别哪些是乐府诗。

(2) 诗题同内容的关系

乐府诗题同内容的关系也很特别。俞少卿针对唐代词作内容多符合题意，而宋代词作内容与题意往往相左的情况说：“古人大率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后人因调而填词，故赋寄率离原词。”^[1]初期词作，曲名兼含了词的内容，后人倚声新制，仅取其调式，内容遂与曲名无关。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乐府诗。

乐府诗题同内容的关系，大略可分三种情况。

[1] 徐钊《词苑丛谈》卷一《体制》引。

一是诗题与内容相合，如《战城南》写战争，《将进酒》写饮酒，《孤儿行》叙孤儿痛苦，《妇病行》状病妇惨况。前期乐府诗，尤其是乐府本辞大都如此。二是诗题与内容不合，但仍同本辞或古辞保持一定的联系。以相和歌中几首《豫章行》为例。古辞写豫章山上白杨被砍伐运走，“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何意万人巧，使我根株离”；而后曹植借咏史抒发受曹丕父子猜忌打击的郁愤，傅玄写女子必将遭到遗弃的不幸命运，陆机叙与亲友诀别的悲戚，虽然诗题和内容都不合，但在立意上同古辞所写的根株分离之悲有明显的联系。三是诗题与内容不但不合，同本辞或古辞也完全没有联系。曹操、曹丕的几首《秋胡行》，有的写神仙丹药，有的咏明君、吟相思，就同“秋胡戏妻”故事了不相关。

不过，乐府诗诗题与内容完全脱离联系的只是少数，更多的乐府诗诗题与内容仍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从同一诗题的历代作品中，往往又可以看出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承袭与创新的脉络。这个特点，一方面使某些富有意义的题材不断引起诗人重视，像《战城南》、《燕歌行》、《饮马长城窟行》、《从军行》和《行路难》等，就曾一再被吟咏，出现了许多耐人诵读的佳作；但另一方面，这个特点又对诗人选材立意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束缚，不利于发掘新的题材。所以到了唐代，“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就大量涌现，打破了这种限制，使作家更充分更有效